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威廉·李卜克内西

奥古斯特·倍倍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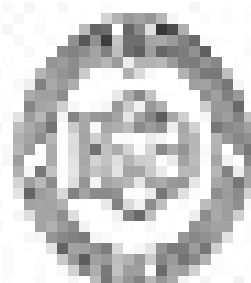
保 罗·拉 法 格

弗 蘭 茨·梅 林

罗 莎·盧 森 堡

卡尔·李卜克内西

人 民 出 版 社



萬國大百科全書總綱

總編・李卜氏內爾

總編輯・傅德烈

總譯・趙金昌

總發行・商務印書館

發行・趙金昌

分館・李卜氏內爾

分館・傅德烈

威廉·李卜克内西

· 偕

拉 法 格

弗 蘭 茨·梅 林

罗 莎·盧 森 堡

卡尔·李卜克内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909·787×1092 1/32·1印张·3插图·23,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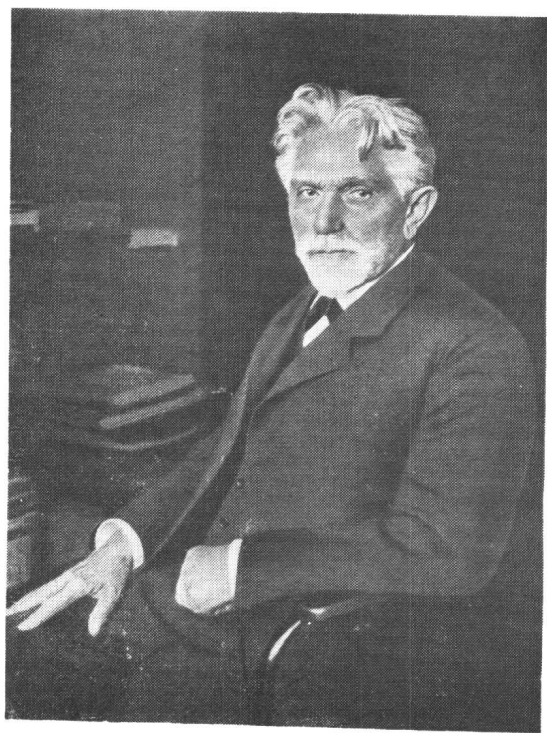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500 定价: (6)0.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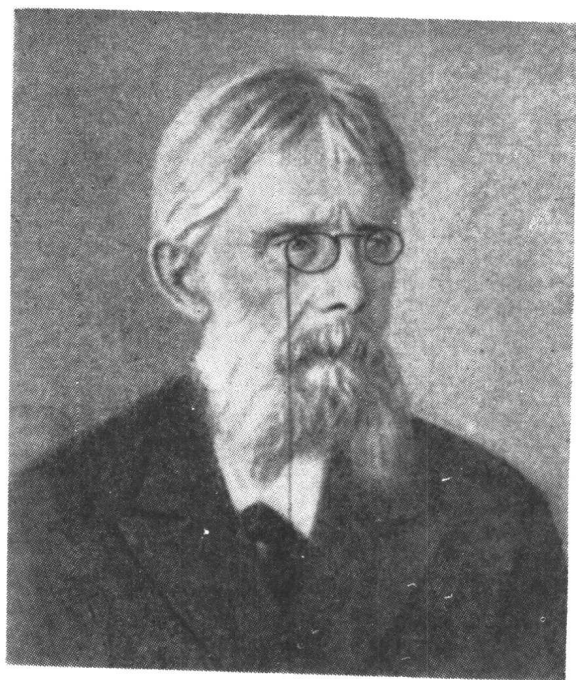
威廉·李卜克內西



奥古斯特·倍倍尔



保罗·拉法格



弗蘭茨·梅林



罗莎·卢森堡



卡尔·李卜克内西

威廉·李卜克內西

威廉·李卜克內西(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年)——德國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著名的活動家、德國社会民主党的創立者和領袖之一。他積極參加過德國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革命失敗後，他最初僑居瑞士，以後在倫敦。僑居倫敦期間，李卜克內西認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並在他們的影響下變成了社會主義者。一八六二年，由於大赦，李卜克內西得到了返回普魯士的機會；在普魯士，他以各種德國和外國民主派雜誌的通訊者的名義進行工作。李卜克內西是第一國際革命思想的最熱心的宣傳者之一，是第一國際在德國的分部的組織者。一八六五年，李卜克內西再度被迫離開普魯士而遷居薩克遜(萊比錫)。在那裏，他加入了奧·倍倍爾組織的薩克遜工人協會，而從一八六八年起又做了其機關刊物“民主周刊”(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的編輯。李卜克內西給予倍倍爾以強烈的影響。

列寧寫道：“倍倍爾善於在李卜克內西那裏找到他所需要的東西；同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偉大言論的親身接觸；同當時即已建立，雖然不大，却是馬克思主義觀點和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活生生的代表真正無產階級政黨的親身接觸”(“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二六五頁)。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堅持不懈地跟拉薩爾派的德國工人總同盟企圖使工人運動服從普魯士容克國家的行徑進行了鬥爭。反對拉薩爾同俾斯麥——他在普魯士容克領導下達到了統一——妥協調和的政策時，李卜克內西

这样評價了俾斯麥所建立的普魯士德國：“戰場上的產物、國家變革、戰爭和上層革命的嬰兒，它將從一個國家變革跳躍到另一個國家變革，從一次戰爭跳躍到另一次戰爭，它或者在戰場上死亡，或者由於下層革命的結果而被消滅。自然的規律就是這樣”（“一八七二年從三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萊比錫陪審法庭上對李卜克內西、倍倍爾、赫普納的叛國案的審判”，柏林，一九一一年，第四五九頁）。李卜克內西力圖在民主的基礎上走向國家的統一，當時犯了嚴重的錯誤：在反對普魯士王朝的鬥爭中聯合了南部德意志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聯邦主義者和德國民族統一的其他敵人。一八六八年，在工人協會紐倫堡代表大會上，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流派徹底破裂了。一八六九年，在愛森拉赫建立了以第一國際革命原則為指南的社會民主工黨。

一八六七到一八七〇年，李卜克內西是北德議會議員，而從一八七四年起（有過中斷），是德國議會議員。遵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李卜克內西善於利用議會講壇以揭露普魯士容克的反動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一八七〇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時期，李卜克內西同倍倍爾一道出來反對容克和資產階級的掠奪計劃；基本上採取了正確的國際主義立場，表現了同巴黎公社的團結一致。因為反對吞併薩爾薩斯和洛林，一八七二年，李卜克內西同倍倍爾一起被俾斯麥政府控以“叛國”罪而受審。翌年判決囚禁。由於在王朝法庭的講壇上以被告身分而向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參加者發出的英勇無畏的言論，恩格斯於一八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寫信給李卜克內西說：“茲就你們在法庭前的表現，向你們大家表示祝賀”（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七頁）。

為達到德國無產階級的統一，李卜克內西在一八七五年促

成了爱森拉赫派与拉薩尔派的联合。但是，李卜克内西在这里犯了严重的错误：在革命理论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向拉薩尔派作了很大的让步。社会民主党哥達统一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该纲领的主要作者是拉薩尔），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方面的极严厉的批评。恩格斯写信给伯拉克说：“我们完全重视你的意见：李卜克内西用自己热情的愿望来达到统一，竟不顾一切代价，他毁坏了全部事业”（同上，第三九七页）。社会民主党创立以后，李卜克内西是该党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的主编。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了李卜克内西的活动，批评了他对机会主义分子的调和主义，这种态度在八十到九十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的影响下，李卜克内西在斗争的决定关头，始终采取了革命的立场。取缔社会主义者特别法令有效期间（一八七八——一九九〇年），李卜克内西是非法的党的斗争的实际的领导者之一。李卜克内西不止一次地因革命活动而遭受监禁。李卜克内西属于第二国际的组织者之列，他是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积极地反对了軍國主义。

李卜克内西是下列著述的作者：“法国革命史”（一八八七——一八九〇年）“反对軍國主义和反对新的赋税”（一八九三年）、“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的人以及他们要求些什么？”（一八九四年）等等。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著作

“法国革命史”，德累斯顿，一八八七——一八九〇年。

“反对軍國主义和反对新的赋税”，柏林，一八九三年（和奥·倍倍尔合著）。

“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的人以及他們要求些什麼？”，開姆尼茲，一八九四年著（德文原著）。

篇名 Либкнехт, Вильгельм

著者 皮克 (В. Пик)

譯者 王蔭庭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二十五卷

奧古斯特·倍倍爾

奧古斯特·倍倍爾(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創始者與傑出活動家之一。出生於科隆城(在萊茵河畔)一家貧窮的普魯士下級軍官家裏，童年時代是在極端困苦的生活度過的。十四歲在國民學校畢業以後，就跟一個鑄工當學徒。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德國工人運動在長期反動統治以後開始活躍起來；倍倍爾就從那時候起參加了社會生活。他出席萊比錫的工人集會，加入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組織的工人啓蒙團體，並在裏面從事積極的活動。倍倍爾受到當時出版的社會主義著作以及他與威廉·李卜克內西的親密友誼的影響，終於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熱烈擁護者。

一八六七年，倍倍爾當選為工會委員會主席；同年，並被選為北德意志聯盟議會的議員。倍倍爾乃是議會中的第一個工人代表。他曾經為工人階級擺脫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聯合它們為社會民主工黨的事業而鬥爭。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遵循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把工會中的社會主義部分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部分區別開來，其結果，“德國社會民主黨就在自由主義的廢墟上誕生了”(斯大林：“德國工人領袖奧古斯特·倍倍爾”，載“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一九三頁)。一八六九年在愛森拉赫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曾經針對着向普魯士國家制度、俾斯麥政策和民族主義所作的各種讓步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反對拉薩爾派的鬥

爭中，捍衛了“自下而上”統一德國的革命民主主義的道路。

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時期，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一道堅持了國際主義者的立場。拿破崙第三帝國崩潰後，倍倍爾由於在議會中投票反對軍事撥款案而被逮捕。但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倍倍爾又被工人們選入了全德意志議會。倍倍爾對兼併亞爾薩斯和洛林提出抗議，並且在議會中出面捍衛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因此被控以叛國罪。他在大膽揭露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反人民政策以後，於一八七二年被判處兩年徒刑，並且褫奪了他的議員資格；後來，又以“侮辱皇帝”的罪名加處了九個月監禁。倍倍爾前前後後一共過了將近六年的監獄生活，他利用這些時間鑽研馬克思主義，廣泛地閱讀文學作品和黨的著作。特別值得提起的是，他曾在監獄裏寫成了“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一八七九年），這本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僅在德國國內就印行了五十幾版。

在一八七五年有倍倍爾參加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哥達代表大會上，愛森拉赫派與拉薩爾派實行合併。兩派合併所依據的哥達綱領，乃是機會主義的、拉薩爾派的綱領。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給予哥達綱領以無情的批判，說它在任何時候都是絕對不利於黨而且會破壞黨的。

一八七八年，俾斯麥經由德國議會通過了反社會主義者特殊條例。這一條例的實施，使許多社會民主黨人感到張皇失措。許多社會民主黨人上了挑撥的當而熱中於無政府主義，而另一些人則墮落成自由主義者。倍倍爾起初站在取消派的立場，主張解散黨；但是不久以後，他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下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那些否認必須利用合法可能性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又反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者。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的領導下，學會了把合法工作與不

合法工作配合起來。在德國社会民主党的艰苦年代中，“倍倍尔表现为党的真正的領袖。他及時地看到了危險，懂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的正確，而善於把党引上不調和的鬥爭的道路”（列寧：“奧古斯特·倍倍尔”，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九卷，第二六七頁）。

在一八九〇年廢除了反社会主义者特殊條例以後的年代中，曾經有許多新的黨員加入了党的隊伍，他們之中有不少小資產階級的同路人。以福爾馬爾為首的公開机会主义者以及假裝“左傾”模樣而實質上滾入了無政府主义泥坑的“青年派”，就是這些小資產階級分子的代言人。德國社会民主党經受了和七十年代反社会主义者特殊條例頒佈以後所經受的同样的党的危机。列寧後來指出，“如果說这次党的危机歷時並不太長也並不太嚴重，那末，這正應該大大歸功於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因為他們給了兩面搖擺的態度以最堅決的打擊”（同上）。倍倍尔同時把党主要引向於議會活動，並且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逝世（一八九五年）以後，伯恩施坦出面修正馬克思主义；當時，倍倍尔曾對修正主义進行了鬥爭。但是，這一鬥爭却不曾具有徹底的、原則性的、戰鬥的性質。倍倍尔沒有提出開除伯恩施坦及其擁護者出党的問題，却在與修正主义者的論爭中表現了溫和與柔順，從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對机会主义作了原則上的讓步。這樣，倍倍尔就逐漸滾到中派主义，即隱蔽的机会主义的立場上去了。倍倍尔立場的動搖以及他的脫離馬克思主义，在對待帝國主义的進攻上特別明顯地表現了出來；而當時的帝國主义正是处在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已形成急劇尖銳化的條件下。還在党的布累斯勞代表大會（一八九五年）上，倍倍尔就和福爾馬爾一道堅持了修正主义者的土地綱領。在關於國

家的評價上，倍倍尔也对机会主义作了讓步，而列寧在這一點上已有所指示（參看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版，第六七——六八頁）。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影響下，倍倍尔在社會民主黨的耶拿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上宣佈了作為無產階級政治鬥爭武器的羣眾罷工的必要性。但是一年以後，在曼海姆代表大會（一九〇六年）上，倍倍尔實際上又使耶拿代表大會的決議化為烏有。倍倍尔引用“工會的重要性不下於黨”的論調，贊成工會“保持中立”的原則，从而使黨的行動路線去適合工會中機會主義領袖們的觀點和策略。

倍倍尔在其他許多綱領和策略的問題上，也犯了中派主義的錯誤。他雖然一方面正確地認為那些投票贊成政府預算而嗣後又奴顏婢膝地參加了對威廉第二表示忠誠的示威遊行的巴登議會中的社會民主黨議員的行為，乃是只有“民族自由派”才做得出來的醜態，但是另一方面卻拒絕對那些破壞黨紀的罪首採取組織上的措施。同樣地，他雖然反對與資產階級的政黨結成選舉聯盟，但是卻又在一九一一年黨的耶拿代表大會上主張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候選人。倍倍尔之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耶拿代表大會上提出“各國在殖民地享有平等權利”這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口號，實際上就是在摩洛哥問題上替德國帝國主義辯護。

倍倍尔的政治錯誤以及他之脫離馬克思主義，還表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對國際工人運動所採取的立場上。他在第二國際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一九〇四年）上雖然激烈反對主張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建議，但是在他所堅持的決議中却不置一辭地規避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有倍倍尔參加的這次代表大會曾經通過了認為各個國家內的社會主義政黨應當實行合併的決議。但是這一決議的目的乃